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前些天,我去参加朋友聚会,那天大家谈得最多的是外出旅游。朋友们的鬓丝都已染白,先前各有各的忙活,现在仿佛都松懈了下来,便开始了旅游。他们跑了很多地方,有国内的,也有境外的,打开手机相册,我看到了许多的风景,不过,大多似曾相识。这都是很安适的旅游,一切都是安排好的,何时出发,何时归来,去哪些打卡景点,住什么星级酒店。与其说是舒适,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平稳。

大家兴致勃勃谈着的时候,都忘记了一位共同的朋友,之所以忘了他,是因为他自驾出游已一年半载了,至今还在路上,不知归期。他是去年五月从上海出发的,围绕中国大陆边境线整个地走一圈,东极抚远、北极漠河、西极乌恰、南极徐闻,将一一抵达。我曾问过他,大致需要多长时间,他说少则一年半到两年,多则三四年,没有设限,不作硬性规定。我真的非常钦佩他,选择了这样的方式,现在我明白了,他这叫旅行,而不是旅游,旅行和旅游并不一样,旅行是哲学意义上的,是一种生活方式,而旅游尚属消遣的范畴。旅行,注定是要放弃平稳的,有着自我挑战或是自我超越的意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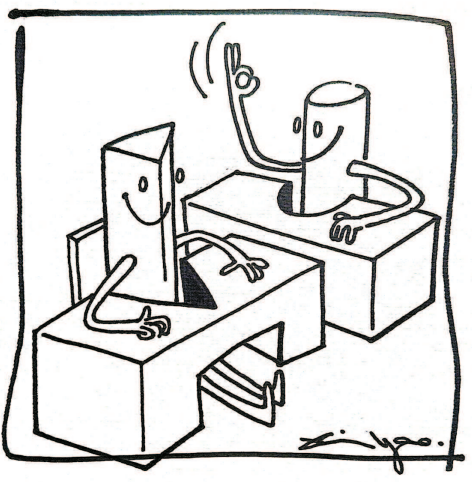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,我也很向往这样的旅行,在某个地方沉浸一段时间,对某项事物进行专门一点的考察,即便是风景,也是出乎意料的偶遇与相逢,是欣喜不已的一处自己发现的与心灵契合的所在,哪怕籍籍无名。那就不再是我以往旅游时的走马观花、浮光掠影,不再是面对湖光山色或名胜古迹时轻浅的咏叹,而是在旅行中得到甚至会影响人生的认识和见解。但是,我却下不了决心,因为我已习惯了舒适的旅游,落入了趋之若鹜的模式,不愿碰到什么艰难险阻。所以,那种平稳有时是会侵蚀人的精神和意志的。

那日,一位新近毕业的研究生找到我,说是来跟我道别的,我心想,你不是都已注册好了一家影视公司了吗,怎么又要走了呢。原来,他的父母不同意他去创业,在老家给他找了份工作,说既稳定又安逸,虽然与他学习的专业全然无关。他的父母说,现在不是冒险的时候,最紧要的就是平稳,就是安定。说实话,我很理解这种当下普遍的选择,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,就算平庸也是一种自我保护,如同我们选择舒适的旅游,而不是充满未知、一路并不平坦的旅行。可是,我们都是鬓白之人,而对于年轻人,他们这个时候本应该要有点冒险的勇气,有点闯一闯的拼劲,有点期待挑战、渴望创造的执着,敢于跳出舒适区,不在稳定的系统里打补丁,或许乌云笼罩,或许风雨交加,但那份一直盘旋着的梦想乃至小小的野心却有了放飞的机会。望着他失去活力的背影,那份掩不住的无奈和不甘让我生出长长的忧虑。平稳的生活大概是我们现下予人予己最为小心翼翼,也最为朴素的祈愿了,只是接受平稳的生活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
我与还在旅行路上的那位朋友通了电话,他告诉我刚出西藏,现已进入云南。我说再一路向东,那离大陆最南端就不远了,只剩广东那边的最后“一极”了。孰料,他说,他决定要返回新疆,不仅冬天去阿勒泰滑雪,而且还会去新疆中部,那里不仅自然风光壮丽,人文历史也很丰富。他跟我说,他也是旅行也是旅居。事实上,由于自己驾车,一路上出过不少状况,但他都坚持住了,始终奔驰在路上,“比起平稳,我更喜欢酣畅淋漓的挣脱。”我想,为什么一个旅行者要不断地奔向远方,那是由于有着不妥协的精神,所以这样的旅程永远不会结束,因为每天还想着日臻完善,还想着努力成为有创造力和想象力、独特而真实的自己。的确,生命是一场旅行,而不只是一次旅游。我跟朋友约好了,我会在某个时刻,某个地方与他会合,期冀在平稳的生活中突破一些,激发一点创造和建设的波澜。

闲来无事,整理文件夹资料,偶然翻出一张尘封已久的证件。封面上赫然印着三水市(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)“临时居住证”,居住证信息栏填写的暂住原因是“工作”,应聘单位是“强力联合容器厂”,居住证记载有效期为“1995年9月6日至1995年12月31日”。岁月时光倒带至20世纪90年代,那时我还年轻,喜欢跟风年轻白领跳槽换工作。1995年夏季,我被一家台资企业总部委派去广东佛山某公司担任财务部经理。为了努力建设小家美好的生活,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,只身闯荡这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。公司的宿舍—两三层筒子楼。我一个人住三楼一间有独立卫生间和阳台的房间,屋子里生活配套设施很齐全。从我屋内的阳台向北看出去,大片荒野草丛中嵌着一条蜿蜒流向远方的小浜,极目远方,绵延起伏的低矮山丘,一片黛色;我的屋门前,有长长的宿舍走廊,站

平稳的生活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
被别人安排的是棋子,自己争取到的是位子。

寒衣节前访秋山,拾级而上,见阶旁、石上落叶堆积,明黄橙红于光影交错中映衬于幽幽苍苔,别有一种隐微而瑰丽的静谧。岁至霜降后,立冬来临前,便是秋已暮。寒日深、气日沉。

此前若有冷意只能叫凉,凉与寒看似相近,深究不同,凉轻盈、寒凝重,凉柔和、寒峻烈。秋暮之势,肃杀已居强弩地位,黄河流域、江淮南北的大部分地区皆处于冷高压的控制下,昼夜温差持续增加。此后北方雷雨减少,风干物燥、气肃而凝,晨起常见寒霜;在江南,虽风有余温、草木犹翠,但亦渐渐被秋去冬来的大气象主宰。此季晨昏时望天际,时见近似月光、又若霜雪的银色雾霭悄无声息地弥漫笼罩,如掌管霜雪的青女披帛裙裾飞扬。然而霜天景致,绝非一味萧瑟,反倒寥廓净澈而又丰盛斑斓。且看这山上、林间、田野、园中的红叶,是秋在用最真挚的语言作离别告白。秋日红叶有许多种,今岁总算辨明了它们。最为人熟悉的是枫香,“丹枫”几乎可与“秋色”同义。枫香叶子交错排列,形似手掌,果实如小毛球。常与枫香混淆的是槭树,槭树叶两两对生,根据品种不同有“五裂”“七裂”之别,小小果实长

着精巧双翼。槭树种类繁多,其中有姿态婆娑、易做造型的小乔木鸡爪槭,可盆栽亦可作园景点缀于池畔亭廊,颇有东瀛风情。还有一种羽毛槭,叶形如飞羽,柔曼飘逸,四季皆有旖旎风情,深秋更是灿若云霞。沪上还有种常见的红叶树叫作乌桕,叶子呈标准的菱形拖一个俏皮尾尖,色彩从柠檬黄至朱砂红之间皆有,曾用于染布,自古多被入诗。杨万里就在《秋山秋雨蚤作有叹》中写道:“梧叶新黄柿叶红,更兼乌桕与丹枫。只言秋色萧索,绣出西湖三四峰。”秋冬交际时,乌桕枝头会挂上一串串簇生的洁白小果实,那白色是一层如油脂般的蜡质,据说味道像猪油,可做肥皂和蜡烛,古代饥荒或战乱时会被人们用以果腹。

沿小径下山,一路总被窸窸窣窣的声响吸引,于是便见到黑尾蜡嘴雀啄食乌桕的果子,黄喉鹀在灌木丛间地面上抓虫子。一只雄性北红尾鸲将自己橙色肚腹隐藏在红叶间振

在那里凭栏远眺,微微隆起的远道上,时而有游龙一样的铁路列车驶过,它的终点是哪里,是否有一个方向的终点会途经我日夜思念的地方?企业总部对我们几个管理中层,在生活方面也特别照顾。但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。一次我与刚上小学的儿子通电话,问及家里情况,儿子答复,妈妈每天很忙,一直要加班,现在家里的地板也不拖……我听了,心里很难受。我要回家!历经两个月的异乡工作,我终于做了职场上的逃兵。比起优厚的工作薪金、优渥的生活待遇,我更思念远在北面千里之外的家中妻儿,家人安好才是我今生最大的追求。今天,看着这张临时居住证,让我想起当年娇妻幼儿在虹桥机场送别我的情形,也让我回味当年我归来时,妻子为我预留好香茗的甘甜、儿子稚声喊我爸爸时的暖心。这段远逝的岁月记载了我一段铭心的职场往事。

雅玩

在人生这场漫长的旅途中,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,有的如同灯塔,照亮我前行的道路;有的则像暗礁,让我在不经意间碰壁,甚至心生厌恶。遇到后者,我第一反应就是躲避。

我在一家大大小小的审计师事务所工作了十几年,没啥野心,是孜孜以求搞专业的那种人。因为业务能力过硬,与世无争,工作认真负责,我的职场生涯一直宁静而美好。

然而,这份宁静很快被一位新同事的到来打破。M,一位性格直率、言辞犀利的女子,仿佛生来就是为了挑战我的耐心与宽容。她的每一次发言,总能精准地触及我的敏感点,让我心生不悦。我开始刻意避免与她接触,在心里默默地给她贴上了“难相处”的标签。

然而,厄运还是来了。仅仅两年时间,她却成了我的主管上司,我可避免要与她相处。我面对她时极不自然、极其难受,周围的同事都看出来。早上去公司的路上,我内心晦暗无比,数次萌发了辞职跳槽的念头。回到家,我跟老公吐槽M的种种讨厌之举,没想到老公却淡淡地回我一句:是你自己有问题。

“我有什么问题?”我很生气。“那你为什么要跳槽?”老公平静地望着我。是啊,我在躲避,可我有何迫切需要躲避的呢?很快,我逐渐意识到,对M的躲避并不能解决问题,反而让我陷入了更深的孤独与狭隘之中。我开始反思,为什么我会如此不喜欢M?是她的性格问题,还是我自己内心的偏见在作祟?

在这个过程中,我恍然悟到一个深刻的道理:在这个多元的世界里,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,各自的性格、观念、行为方式都受到他们的成长环境、教

育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。令我们不喜欢的人,并不一定是有问题的人,而可能是我们自身视角的局限和偏见的产物。有一种观念,叫作“我和世界是一体的”,很多人都不陌生。它源自多种哲学以及现代心理学和灵性探索的视角,它深刻地表达了个体与世界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。如果我简单地辞职,实质上并没有在改正和提升自己上下功夫,于是在将来的某处,我极有可能还会遇见另一位M。为了让自己在公司里不再莫名难熬,我决定尝试接纳M,尽管这对我来说并非易事。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她的言行举止,试图从她的角度去理解她的行为动机。我发现,M虽然言辞犀利,但她对工作充满热情,对待同事也真诚。她的直接,往往是为了所谓的效率,而不是出于恶意或挑衅。我好受多了。发现,我的世界也在悄然发生变化。我不再那么容易被她的言辞所激怒,反而能够从她的反馈中汲取到有价值的信息,看见我自己不够积极主动积极、对人对事缺乏主导的一面。与不喜欢的M相处,她犹如我的一面镜子,让我看到并接纳了有缺陷的自我,在一定意义上扩大了我的心胸。

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绝对的对与错、好与坏,只有不同的视角和选择。当我们能够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差异时,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宽广和美好。最终,我们会发现,与这个世界和解的过程,其实就是与自己和解的过程。而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终将遇见更加完整、成熟的自己。

钧窑笔洗

赵畅
当造成损害,我还是早日完璧归赵!”其怜香惜玉之情,从中可见一斑。外祖父带着这只“钧窑笔洗”,辗转过上海、大连,浙江杭州、德清、松江、上海等学习、工作和生活之地。无论哪一次的离去,他都会把“钧窑笔洗”装在专门定制的盒子里随身携带,不敢造次。如果说,求学时这只笔洗外祖父主要供绘画之用的话,那么,参加工作以后,这只笔洗则主要被用来写信。外祖父最后调回上海老家一个“沂海”的小镇担任完全中学的美术教师,直至退休。也是从那时起,每年寒暑假我都会去外祖父外祖母家做客。外祖父外祖母家拥有一座具有清代建筑特色的小院及其老楼,二楼上有一间外祖父

边看边聊

青莱、萝卜等都变甜了。据科学解释,经霜味愈甘是因为植物启动了应对降温的抗寒技能,因为淀粉不易溶于水,只有在淀粉酶催化下分解成麦芽糖,再转化为葡萄糖,才能易溶于水,为了适应低温环境,植物会自动将体内淀粉转化为糖分,提高细胞的抗冻能力,以便在严寒中生存。《道德经》云: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。”此处“不仁”乃是指天地没有小我之仁,也即大自然对万物没有偏私,完全公允。四季流转不息,生死荣枯的轮回不止,无论植物、动物还是所谓万物灵长的人类,都要遵从

此规律。既然无论季节变换中还是人生旅程上的风霜历练都无法避免,那就遵循天道、擅自珍摄、修身养德、进取不辍,方能于无常中无畏,于动荡中安然。暮色四合乃归,出地铁便闻见桂花糖炒栗子和烘山芋混杂的诱人气息,火淬炼后的焦与苦助长了糖分的气势,叫寒风中的归人不由沉醉。原来这删繁就简、铅华洗尽的一岁向晚,味道如此浓郁甘醇。

七夕会
有一次,我随外祖父上楼参观,发现书房橱窗里存放着外祖父多年购置的古籍,而多宝阁中摆放着一些明清瓷器。在偌大的书桌一角,便是一具老端砚和这只“钧窑笔洗”。桌上,显然还摊着一封尚未写完的书信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通讯工具主要还是仰仗书信。于是,写信便成为外祖父与子女、亲戚和朋友沟通联系的唯一方式。外祖母说,外祖父除了侍弄小花园、上街买菜,其余的时间差不多都躲在二楼读书或写信。写信,外祖父更习惯于用毛笔来写,事实上他的蝇头小楷非常人所及,这也是源于他从小练习积累以及作为上海美专毕业生的技能训练。记得外祖父给我父母总是每半月寄来一信,内容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家长里短,每一次来信还都会在信末附上两枚邮票——意在提醒记得回复。外祖父临终前,把这只珍贵的“钧窑笔洗”赠予我的母亲。尔后,母亲又将其赠予了我。为此,我精心珍藏——不啻因为它的珍贵程度所决定的可能的物质价值,更在于外祖父留下过太多的关乎亲情、友情的温馨故事。



尾而歌,这是最后一批候鸟在迁徙中途作短暂休憩吧,不久后它将继续跨越海洋的艰辛南征。随手摘的野果都可口。这是最易满足的时节,这便是最后一程秋馈赠,此前孕育、生长、繁茂、壮大、累积、沉淀的种种,到了此季都汇聚、融合、转化、升腾,最终都为了更好地收束和归人,这也是严寒到来之前人体滋补养生的好时机。此际秋燥尚余,寒邪将至,饮食当以养阴润肺、暖胃补肾为主,好在时令物产丰富,皆宜入煲温补。且霜打之后,果蔬滋味愈浓,柿子软糯、枣子熟透、葡萄和苹果格外甘冽,连菠菜、

七夕会